

守身執玉軒遺文
書巖牘稿
計有餘齋文稿
貞蕤稿略



卷之三



計有餘齋文稿

陳方海著

中華書局

計有餘齋文稿

此據豫章叢書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伯游先生之文古厚雄桀接述東漢當塗而下未可定
其所位匪惟國朝諸老無以過之何論慶光以來同
治癸酉阮齋市得此本愛其文甚以其於芸齋石先生
爲同郡以諸先生亦不能舉其履貢顧其言論意旨交
游縱述粲然具見於文其所內交蓋一時名宿則伯游
可知矣既而又從劉孟達集姚石甫識小錄抄得先生
文二篇皆此本所未載者舉以示余俾同墨諸板焉光
緒二十年十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劉孟塗駢體文書後

駢體之文至今日而極盛若夫容重雅存並譽於江表而攝納亦抗音於海隅豈惟振六代之風流實將據中華之壇坫矣孟塗晚出才雄氣盛力變奇境肇山脈屬靈空超越以角諸家難分勝負第吾觀其志恐難爲繼也蓋諸家求爲同於古人孟塗求爲不同於古人求爲同者譬如經塗九軌佩玉徐行眾人所能學也求爲不同者則駕兩乘風神騰鬼趣焉得人人而學之雖然不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託體未嘗不尊至於引芳艸而契古歡託微波而展孤笑其情有深焉世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也

姚石甫識小錄序

姚子石甫少時讀書堅苦尋詒論辨考覈疏記必勤歲月積累成四五十卷嘗以假人亡其八九餘藁無幾入祠僅存今乃舉示方海觀其論辨精卓多治於人心考覈明審咸得其要領耽玩不釋校而存之方海嘗見董培脩抱兩先生皆有讀書之記採購洞微與篇賦集墨莊自署學殖斯貽石甫奉高曾之規矩通九流之條貫

循塗既捷所獲益多且爲亭林義門之亞匹堅簡弗收惜茲崖略就所見存而甲乙之大者可以正人心明學術次亦足以廣異聞紀掌故雖單辭孤證義皆紹開豈可以是箋囊不殆異哉凡人讀書皆求有得淺深多寡時或不齊其爲有得一也膚受目安乃倅得而倏失萌芽有機弗迎啟之觸類甚微弗引伸之一書終卷與未讀同一歲將盡難藉其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何以知之何以無忘敏求詳說道不外是以姚子之善承先世凡爲子弟者宜勉也以此蓄之輔益道術凡爲學士者宜勸也四部區分析義從類鉛槧勿舍卽不必概名晉述而心志既通蓄積斯足立身端其本接物辨其方游藝博其衷經世宏其量皆有賴也幸無忽焉

鄱陽 陳方海 伯游 著

知人論

古之至人天如其高地如其厚此不敢知者也若夫在十人而爲豪在百人而爲傑在千人而爲俊在萬人而爲英此不可不知者也十室足以求忠信三門足以辨人禽日與斯人爲徒見面而不見心非其惑歟觀人者決賢於迂疏決愚於審敏決達於樸鈍決窮於銳進何以言之夫質者志尚獨殊神明自得霜雪堂其質斧藻華其德不修廉隅豈能製當世之機不顧細謹豈能謝庸人之譏愚者色莊而氣濁語辨而志惛惑不容於時苦心以求容憂不利於已弊形以獲利達者曠才而不炫其才干祿而不徇乎祿身方隱則同室不見其一長道既通則百姓若忘其生我窮者識勢審趨避何嘗不仰齒羣傳寵貴日光而顯理自存禍機常伏苟云有命豈在私營是故眾類不齊片言可斷師曠歌風易牙嘗水樂然分明者矣然而誰實能之語曰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此謂爲君父者本宜知其臣子而成王遠

周公執書之泣已晚吉甫放伯奇闌歌之歌難釋聖主賢臣慈父孝子有此不幸他人尙何望邪是又不然且以楚令尹之治兵童子讓其不入晉公子之去國婦人稱其必反以聖哲也而有滿殺之患豈婦孺也而與婦女數哉蓋蔽當未覺雖聖哲若違其故常幾乃不善雖婦孺亦許其偶中無成主吉甫之事不見遭過之至難無子玉直耳之事不見權衡之至切苟失其意則以掌廉之近家庭之密棄萬人之莫而若違苟得其意則以閭閻之遠道路之疏隔十人之臺而必聚然斯事體大一說難詳達所不當奏不必論矣要所不當議又將如何今夫希世苟合之士無萬數也因其權衡加以定評其可乎而固未可就無有彌於兩端爲愚者史有范氏垂鑒皆虛學問不足信也則與善人居而必善會子之門有吳起謂與惡人居而必惡董卓之黨有蔡邕交游不足信也中涓盡力萬石之恭敬可羞張良圖存胡廣之中庸亦該道德不足信也不特學問故事刀筆者望推宰輔屬榮譽者風教禮節不特文辭或彈冠結綬之室無生平逐層狗寶榮之第高人獨往不特道德故

耽酒嗜音其人自達毀方瓦合其意非誠若是者憤而簡之章而顯之識炯於密微事絕於拘撓可謂矯枉也已然矯枉而或過正行權而不反輕遂將排儒術謝幕賓斥軌儀使天下士流卑論儕俗若囚拘豈非大惑且士行爲眾人所昧其行尊矣取士爲眾人所忽其取大矣何者行非一科拔俗爲最循性而動趣舍皆通技詐以圖偏正悉舛是故名不必異職事不必改弦賢愚共由是非背其途窮建立謀公私殊其迹幾希之間則微矣哉觀人者以貴耳賤目爲聽以望表測裏爲能別其差等亦有數端夫交久且多棄予之傷途輒豈免交臂之失乃或不因故舊未接餘歡識趙岐於賣餅指孟嘉於廣坐斯其上也雅望非常何勞傾耳清規未著爰籍游揚益毛義實爲親屈情莫宣於奉檄之時仲宣雖有異才人莫信於倒屣之會譽陵伊始驗待方來斯爲其次偶善惟恐不至偶不善惟恐或過忠厚之風也乃人皆尙刻謗盈乎頌遂使自全者少若秦穆之謝孟明不以一眚掩大德孫權之論公瑾不以一短損二長抑又其次或曰人生百年出入多歧素絲元黃變因俄頃

芳草蕭艾追傷嗟昔華歇之席未嘗豈知卒附奸邪周處之蛟龍未斬距意將崇名節初終異路死生殊論其人所不自料他人焉能料之或不知明察之權貴者其人之自處听夕南共量以不忤之德業福機微會燭其未改嬉戲何徵而逆忖於身前知不爽乃足愧微水鏡齊量著述至此可謂深沉洞悉毫芒真忒無遺隱無餘隱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理道求則遠深精逾推則逾熟好賢者樂有千百知人者或無一二畏其深也而弗求厭其繁也而弗推因循苟順倒乖諧舉非天子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理道求則遠深精逾推則逾熟好賢者樂有千百知人者或無一二畏其深也而弗求厭其繁也而弗推因循苟順倒乖諧舉小人猜忌惡直醜正比德而憂身已惡氣而兼無聲惟錯拂乎人情不免爲嫌搘之所笑也及情失其本心不免爲聖哲之所悔也吾嘗見君子遇君子不盡相知乃小人猜忌惡直醜正比德而憂身已惡氣而兼無聲惟頗李斯必殺韓非爲小人所知則危矣穢材僥倖器頗託龍門燭智燭忠見屏高閣不幸與羣邪相遇降心自晦其如是故上官必害屈平厲清必刑孫臏郭剛必仇廉避席而謝空虛足而全性命豈不傷哉然君子而誤取小人增其毛羽以至禍亂相尋噬牘摩及又往往而

有矣明闇不相爲用滅否不相爲使理則云然事或不合左眇右盲悵悵奚辨張伯李季滔滔皆是欺以其方扇道風於姦路至死不悟喪嘉譽於平生嗚呼在己者難憑在人者難測殢心萬卷稽古有餘舉足九州居今不易或論定一人其他不能皆信或褒貶一旦踰時轉復自疑茫茫六合不可有菲薄之心眇眇一身毋遺負人倫之望夫陰陽之氣常流川嶽之精不匱惟聖知聖惟賢知賢禹臯都吁厥旨安在可不深長思哉

知已論

志由己立名自人成成名之事學爲尤大無前輩之引則不彰無後輩之培則不傳欲其彰也欲其傳也繫乎天下者較重繫乎一身者較輕故雖在聖人不能無莫我知之歎也今之士流其徒益少其德益孤眾所不信子焉奚恃雅道陵遲職是之故且匹夫編戶生長里巷一言之創欲人解一事之是欲人從一技之工欲人賞和者數千彼狹連城之直以招殃此本下里之卑而夥眾是非顛倒心骨沸熱又或腐生無識希光錯響聆琴瑟則以伯牙自居陳龜徵則以離朱自薦旣重欺其耳詘伸所值以爲憾概豈但儒者古人有言或日接鄰而天相知或異世而相慕吾謂人生百年苦不稱意魂魄一去復何所求抑斗筲環伺接物者實非其人而恨不

同時來者可待猶有覲歟夫異世之傑並世未嘗不見擇交無猶其咎在我是故燕居不出無可稱說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屬下之謾何以解焉賢如無虧因子卿相而其父始驚仁如韓起與田蘇游而其兄始重非父母知我者鮑子此一證也又或文筆敗士志不慊惄生於卑薄之域則以爲不期處於季孟之間則以爲已足愚夫忽之達者憮焉不以常輩者不以負俗是厚相賞重使其激發遂得苦精積思窮六經之奧府援景拔迹仰羣億之逸軌回念生平幾於廢棄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此又一證也獨是卞子抱玉祇增涕泣巴人發歌哉若夫所持者狹所願者侈道不出章句而責人以經

師之許才不越僚吏而望人以公輔之推標榜不及則一室鼎歛愚妄日滋則干夫騰笑以此接物信其必窮小道論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何氏指小道爲異端朱子謂農圃醫卜之屬二說皆然而朱子尤近自楊墨以後道非一途制行非不甚卓陳義非不甚高苟已適其性而人莫承風家自爲法而世鮮相師亦可無攢焉耳至于人各有能事求有用名理所孕焉可厚誣昔班孟堅撰藝文志論列諸子以爲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流裔由今觀之六藝之旨百家得之爲多儒者或不足焉何則修業以彌高爲量有所棄而非疏勤思以至通爲程有所遺而無督公孫宏不答十策司馬遷自羞文史職此之故若乃弸中無具彪外虧微見百家而騰鄙事之識舉六經而乖校德之準不能下之其將謝之不能包之若或韜之禮求諸野治觀於鄉斯可歎矣是故三器六攻抑強消亂通象于剛柔明幾于進退不如兵家持管載饑筭車善祝天時不愆地財能長不如農家厚息

脈血察六氣而致齊禁私止欲以助養生不如醫家處古凶別然不敘四時第宙達幽知鬼神之情狀不如陰陽家不但已也因陋就寡有胸無心襲俳優之辭而舉科雜汙沉之流而出仕問行己則誠閭童駁責應務則立慚牆面且也邃宇深堂優游宴喜資乎匠人陸毛海錯娛口和腸資乎庖人蜃絲曳螭符采照爛資乎縫人異物崛詭泉流不匱資乎商人山無阻河無限風不搖雨不薄資乎輿人舟人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茲勞力者則皆然矣曷云勞心予弗敢信彼所勉之士守環堵而不能一飽慢膳之才老風塵而不得一試悲夫聖王有作崇一德以治人心舉眾技以助人材道之隆也百姓散其旁支而懦居鷇舍及其衰也百家抽其末緒而儒爲弁髦名實存亡參觀可得子豈好辨哉惜乎今人技業精造者希儒生望之遂已絕塵難並企彼異端幾何不爲天塹也耶

聽訟論

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天下之平傳以古義事無不覈工析秋毫不如法家慎

直則根氣不直則喘耳不直則惑目不直則眊也今之

刑官知此義者或鮮知其一不知其二亦足爲敝且如滑稽之徒談言微中荆軻登秦庭而笑熊宜僚承劍不動晉周視無迹聽無聲兩造俱備有類此者何以詰之是故直可詐造曲可誣服文士獄中上書枝葉扶疎貴人忍辱而愧汗怯夫畏威而戰栗若聲若盲事所時有不幸而出於此急持之以神吾斷則非曲也屈也行聖人之法而失其意使姦吏因緣爲飾傳經術以定爰書所損大矣將以求情情未易見與其苛察繖繞密於凝脂而不悛不若垂涕哀矜網漏吞舟之魚而不害化之行也其何日之有抑吾又聞君子之議獄也求諸已而後求諸人則民服約其辭以絕民支莊其色以拒民邪靜其氣以鎮民躁振其耳目以啟民聰明滌瑕蕩穢矣慮簡書之繁發奸摘伏不在捶楚之下以此宣布四方登中天府則幾矣雖卑微之風既遠于公張釋之諸賢必將繼踵於今日也夫誠不至不可以敷心腹腎腸德不備不可以彰善瘅惡是故藝訟之道求諸人者易求諸己者難

僞尚書論

宋元以來於尚書二十五篇蓄疑闕隙漸施抉擗至今世間惠諸家執法從事盡得其情矣吾嘗思之作僞書者以魏晉之人設三代之辭其事至雜謾詰粉繪什有一二使竟僞效古如東晉爲補亡詩亦可傳也山雞毛羽誠相愛翫乃遂與鳳皇並翔則百鳥怒逐擊喙剝膚矣孫叔敖死優孟爲其衣冠抵掌談語歲餘畢肖乃見楚王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相之優孟則辭是功效叔敖則必肖使爲相則不敢今效尚書遂自冒於先聖賢何其不如優孟遠也當時聚傳記求遺文連鑑已辭殊亦勞苦來墨子者甚多而鬼呼鶴鳴之聲不入湯誥嫌於詰怪張霸百兩之黜固言伊尹死大暑三日矣故鑑而慎之乃若躍魚流鳥事本太晉胡亦減去則因馬融之議而改作焉務慎以衷於道乃合愚智而傾其耳自幸無過夫純粹以精之語聖人出之大無不包細無不切高者爲日星近者爲菽帛常人襲之膚廓而遠於事情則土苴耳不可不自量也作僞之始眾指王肅肅攻鄭氏而附於馬太晉其一聞也次及皇甫謐則又

紂肅以成名肅造家語謐造帝王世紀而孔叢子亦出其時不知誰造諸書分引古文特爲左證狡兔三窟未嘗不巧豈知掘則俱掘哉雖然猶有慮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學者通蔽也閻氏旣爲疏證則有毛奇齡謂孔傳實僞而古文不僞遂署冤辭惠氏江氏段氏孫氏之書竝出又有焦循謂古文誠僞傳則雖僞而義多優又弄簡單以肅與康成互較短長夫康成立說何必無誤肅刪馬說本非其義卽如肅義豈無一得造詐亂眞欺世嫉能爲害滋大罪不可解耳君子百行容有一眚小人百行容有一辱不相掩也

吳起論

吳起去衛與母訣曰不取卿相終不入衛遂事曾子夫水入堦室殊類異路起於曾子宜遠而就是何也曰無何也彼視曾子之學卽取卿相之學也五霸以來士感

功利豈惟不肖中才皆然於起何尤起視凡爲學者皆

取卿相舍是無資焉而曾子者學最有名意其取卿相之術當尤捷故不惜屈己事之使久而無效將自謝去奚待曾子之與絕哉苟以其去國從師爲有動於學問

之志則醫晉盟母之謂何苟以其事曾子爲有感於道德之說則母死不歸之謂何是故急欲就名結髮之譽可以殺游仕不遂于金之家可以破夫驛驅捕鼠不如跛猫儒術果遙於兵法起卒乃知之耳蘇秦曰士屈首受譽而不能取尊榮雖多矣爲於是陳箇數十獨誦陰符猶起之意起操能擅美足以揚聲怙其儔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好加人上則權必獨擅謀固已位則法必刻眾害逐於魏擊死於楚倍師作孽無不祥大禹然起必不悔始以詩書爲富貴之媒繼以纓冕爲盤斷之私德義之經心望而弗通斧鉞之刑身殉而弗覺吳起事曾子李斯事荀卿生皆倍之死皆不悔斯之就刑惟憶東門黃犬曷嘗及其師哉起斯皆不足算獨是欲取卿相而誤以儒術爲其途欲受取卿相之術而誤以曾子爲其師則莫如起之可笑者作吳起論

萬石君論

或問萬石君陳伯游曰不知也然小人樂得以爲師焉夫事君無獻替與人無可不處己無是非憂患不及其身富貴可延子世率斯道也何往不宜故謂書與慶爲

小人不能決也而其道固小人之所秘也以奮之動靜
惟謹終身不失過官門必趨見路馬必式執喪則哀戚
甚悼教子則小過不食此亦何愧乎君子家傳實行諸
儒皆以爲不及廣爲齊相國中立石而相祠雖君子何
以過制事愈難處心愈苦成業愈大廣迹愈深太史公
弗敢信也則以塞侯微巧周文處調與竝列焉其意微
矣奮始事高祖方爲小吏以姊之故進職中涓文不足
以佐蕭韓武不足以俾絳灌上方用才無以自陳眾皆
立功無以相競舍謹之外何所恃乎循之有效乃令于
家子孫申申僕僕訴訟和氣致祥大官累世至于景帝
號之爲萬石君蕭韓絳灌胥不及矣且爲大夫懼文學
之不見也則恭謹爲丞相懼匡言之未能也則醻謙懼
大略之不著也則文深審謹於家則馴行孝謹其父子
傳著之凡史家刺議往往見於他說又謂德爲戾太子
傳巫蠱事發導之矯節以反懼於竝誅亟思自脫亦其
謹也而乃以謹敗乃稍叔夜歸終作詩稱其周慎王子

敬更欲舉策數馬彷彿其風可謂無識吾觀盧杞秦檜
罪大惡極時之爲也若其初心固以隱矣使不遇唐宋
中晚之主而生當文景昌平之世奸慝可以不發脂韋
足以藏身亦一萬石君耳生非其時勢難自謹故爲小
人者世亂則師盧杞秦檜世治則師萬石君說人

主身者心發喜怒知飢寒引嗜欲人與禽獸同者也故
孟子因物交而崇大體之養易存心而惕幾希之慮主
心者神遏邪辟別是非有聖賢人所以異於禽獸也素
問曰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易傳曰聖人先心退藏於密
審者何其卽神明乎先心者何其誠意之謂乎主神者
氣先形而有後形而存鬼神所以異於人也然氣被形
地故至誠如神君子去僞誠則知幾其神其歸一也
而神可見氣去形而神不可見爲物不貳生死以之神
者誠也記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聖人合德天
神在星還星在獄還獄列禦寇曰死於此者安知不生
於彼則謂去此身而爲彼身彼此之交可人也亦可禽

獸也危乎哉鬼神亦有盡時星戌頃焉山或崩焉獨其浩然之氣竊竊冥冥充塞兩儀粗粗萬象於穆不已也

無往不復也故無朕如可憑有形不足累何以謂有形

不足累也今試論其麤者爪牙皮毛合以成身者也爪牙皮毛脫而身自若則或耳目手足廢而心亦自若因心可以知神焉因神可以知氣焉故氣散則爲太虛合則爲神凝則爲人

說龍

古之說龍者經偁其德傳偁其智有德斯有智故能出入幽明變化巨細靈物也然亦近物非若風麟不易出不知其所在也龍在下蔽於水在上蔽於雲去其蔽詎遠於人江湖風雨之區龍則恆見人不怪也風雨雷電皆有神司龍與從事神實習之龍在人神之間可因以通人神之故然均是龍也舜畜之禹驅之孔甲食之家廁馬牛野伍蛇虺龍則頑矣其智安在無智亦無德龍固不皆有德哉有德則靈無德則怠乖龍情龍陳鼎俎以待之耳天之生物齒者去其角翼者兩其足龍乃兼之資之厚亦罰之鉅譽有龍龍肉飛蛻蛻驕奪其魄賴

如壞山其可無懼龍之族類時亦靡定觀於河津千仞纖鱗萬集燒尾而上翥迅無極物方何可自薄哉

五石六鷁說

董子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質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曰君子之於言無所有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陳伯游曰董子之言兼發公羊穀梁二家之義記聞記見後數先數所謂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也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也夫兩事同列而異其辭非好爲異也無所有而已如曰五石是與鷁竝爲先數濶聞於見耳治之訓何如曰鵠六是與石竝爲後數濶見於聞目治之謂何皆無以解於不苟若采人之辭則曰五石六鷁無識其苟者盲各有當也石鷁之立辭遂足爲春秋輕重歟原儒者之意則固由輕以包重使人藉通經旨焉耳雖然吾猶疑焉此事無傳則孰知爲星與鳳孔子作春秋恐知後將有傳邪春秋之辭宜曰質星於宋五爲石風大鷁退飛過宋都何以辭不若是蓋春秋者魯春秋也卽魯史也孔子修之事舉其端有不必詳以史自詳質石不言星

退鵠不言風華人自求於史也諸傳竝因史而成然三家五家異同錯出史遂亡矣何以斷焉吾又思之於鵠局爲書是月穀梁之說究矣公羊氏謂晦日不嘗然乎哉不知日何知晦吾謂史失其日以事與貞石同月故書之如此

辨僞

人有誠僞不可不辨也辨之當如何曰從其大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忍似仁大殘似義若是者君子憂之謂其得志且亂天下故必辨辨一人之僞將以祛眾人之惑祛眾人之惑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其大者則不置論豈獨恕免項以存忠厚亦將譙瑕瑜以啟善貞蜂薙小毒不入膏肓無後患也蘭蕙初生必資芳澤防中變也季路以質人蒙識國武以盡言見殺況乎膏肓唇吻於得失之林肆傾巧於方聞之士者哉有人於此言則約而法詳而理其可乎或曰僞也吾疑於其行行則同而感異而偉其可乎或曰僞也吾疑於其心夫心則易爲有疑惑竊聞之捷華可以得賞植表可以制景有物寓乎陳辭無瑕微於制事人倫或遠乎此術則堯舜其

難襄貶必恃乎一言則春秋猶病君子之輒人也與其新不究其舊故隨侯懼而用儉不復讐秦伯哭而喪師不爲辱舉其重遂略其輕故滅項爲甚而帖荆有庸請驪非經而勤王可訓且論其事不問其人故齊襄復讐於九世不謂非賢衛靈託國於三臣奚其遠矣不以既往沮他日之悔不以有過沒終身之長不以人故濶是非之公德足以寄道斯爲大記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傳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誠故情歎故僞人之言行遠乎情則爲歎謂之曰僞其無辭也近乎情則爲誠謂之曰僞且有辭也雖校棄所加未終未保而櫬機有當此曰母苛今日言不可信德音其息乎行不可信儒林其寂乎誠忠而疑爲奸誠信而疑爲詐誠仁而疑爲忍誠義而疑爲殘采菴之惑得其有極勿因王莽之謙恭而謂學周公者皆謬勿因李斯之恃盛而謂從荀卿者盡也顧非俊疑傑以成己之不才其害猶小巧言醜詆或

人之好侈其害甚大上智強立侘傺何傷中才自
覺遠可處勢在必辯蓋非能已請告之曰子勿計人
之偪不偪也姑自問其誠不誠耳於是其人氣餒聲雌
不敢復肆

辯愚

菽麥不能辨衣服不知名非愚也出言每挫於人處事
每後其幾非愚也甚或東嚮而遺西朝取而忘夕亦非
愚也吾所謂愚蓋異於是年在成童志惟人師父師勉
以弋獲奴隸眩乎威威未得則皇皇於一階得之又高
盼於超等獵情濁周狗之名不辭髮禿面皴封豕之

心未已若是者謂之勢愚頑頗嗜利廉風遂渺雖金玉
滿廩當如廄倉曾不自足谿壑無以譽已錙銖不以德
人絕阮踰斤慄憚以徇色勃背溢謨訶而爭若是者謂
之貲愚文禮不飭鄙蕪騰笑發藻儻儒豈不爾嘉乃一
卷之書不勝異說猶同者忌之業異者攻之始則便辭
功說以行私卒乃反傳倍經而不懼鍔肝剖腎爭一句
之奇涕唾流沫拒同人之難若是者謂之才愚寸長可
錄亦適用之方雅戲可陳亦消憂之具然摹非摹日不

登逸品博非窮年不成一經玉因別足而韌光弓以亡
精而發勁通達名於貴游之前算形神於廝役之務若
是者謂之技愚愚於勢者危愚於貨者苦愚於才者窮
愚於技者辱誠淺見浮喜無盈昔之獲鳳起塵合憂有
叩門之凶必也難進易退斯不危矣穠而識散斯不苦
矣寬以容物斯不窮矣監以成辦斯不辱矣夫幾惟兩
決是非而已矣荀子曰非是是非謂之愚賈子曰深知
禍福謂之智禍福之從來審矣君子其慎諸

尚書記敘

桐城姚南青先生當雍乾之際慕顧氏閩氏之風殫精
著書未竟而卒子孫編次亦未克成或因游宦藏棄稍
佚今曾孫肇舉以屬諸同志方海所分經部尚書差完
議以兩月訖功區爲四卷而述其宗旨曰今世尚書之
學閑氏若璩以後五家最著惠氏棟江氏聲主氏鳴鳳
段氏玉裁孫氏星衍也諸人或考古文或釋今文或兼
理之先生亦兼理而考古文者十之七故同於惠氏尤
多惠氏與先生並時而差前餘人或並時或後於先生
皆未相識說書略同惟段氏主言文字微不同耳在諸

家師友商確宜無岐派而先生孤詣專精悉得要領大
下因諸家而信先生以多相證已其喻焉因先生而信
諸家其則不遠尤歸美焉竊觀先生校他典籍時采惠
說此書多有其說何爲不著其名則意治此經時惠書
未出實闇合耳先生嘗自舉其例曰二十五篇見禮記
左傳國語者先錄出次及餘書今案惠氏諸人無不懸

符斯例夫經有統緒事非好辯私智創說先生所疑亦
諸家所疑故書雅記先生所據亦諸家所據無嫌乎同
也至於詳略疏密互有不齊此學術之大較益驗彼此
之不謀矣惟先生亦有創獲勝於諸家而發僞傳之覆
糾正義之謬尤爲肆力孔氏未嘗有傳今無異辭矣先
生循覽正義時稱孔說非今傳所有因思二十八篇舊
當有傳安國且注論語豈遺尙書或如論語之注均不
全耳方海獨怪穎達既爲孔傳作疏而傳外又有孔說
不述由來實爲憤憤且其篤信僞孔至謂劉班馬鄭不

見古文頹倒迷亂幾類痴狂其他舛戾又難更僕炮烙
之刑見列女傳而指爲殷紀鄭冲傳古文見初學記而
指爲晉書舜典取王肅注釋文已言之穎達猶云孔傳
計有確斷文稿

說經徵史浩無端庄注疏出而析義滋繁三通出而著
錄彌競乃若史家承學條分類別渾沌冥索天無可匱
之星辰廣輪博稽地有勿潛之草濟夫舉足識九州或
不能數門闡舉目極三能或不能辨肌脈自開闢至獲
麟二百七十六萬族耀書之說儒者疑之若夫上溯巨
唐下迄明季凡四十年某年某甲子某甲子某君改元
以此難客避席者多矣雖然宜尼不稱子產之博物而
悲其遺愛叔向不尚周王之舉典而譏其樂憂學之爲
部分表揚以微運會君子豈無取焉世次縣邈殺青鱗
萃乃或躋三晉於齊桓之朝抑孔子於梁君之世則亦
非細故也歷代紀元一書不見撰人名氏蓋自以鉉昏
不爲著作惟古以歲星紀年東漢始用甲子自超辰之